

笔墨流韵 淡彩至臻

——李翔淡彩山水画《咲山》的艺术新境

■ 刘红

春光漫卷，墨色含香。一片汪洋恣肆的粉，如霞似锦，从眼前铺陈到远山，又从远山晕染到天际，层层叠叠、深深浅浅，清新高雅、柔而有骨，整幅画面气韵流动、生机盎然。这一意境，便是李翔新作《咲山》给人的感觉。

《咲山》以粉色为主调统领全幅，构图饱满大气，风格简约现代。画面中，近山繁花灼灼，恬淡雅致。远处山峦上的粉色，随着笔墨的铺展，层次逐渐丰富，由实入虚，由浓转淡，渐次柔和，凝成一片朦胧氤氲的粉雾意境，虚实相生间尽显山水空灵之美。此画法既承袭传统水墨晕染的笔墨气韵，又吸纳西方绘画的光影与空间美学，赋予作品现代山水意境和东方浪漫诗意。

这般独特的色彩表达，绝非简单的颜料堆砌，而是李翔多年探索心象山水的艺术沉淀。他始终秉持“取物之真、赋心于迹”的创作理念，立足传统笔墨根基，融汇现代视觉审美经验，将“淡”作为一种审美观念和美学追求，在追求宁静恬淡的审美意境中捕捉生命体验。他以淡彩晕染替代传统皴擦，令墨、色、水交融渗透，衍生出细腻丰富的色阶层次与流动质感，既凸显色彩的主体审美特质，又留存中国画本真笔墨韵味，重构了当代山水的空间意境与审美范式。

尤为可贵的是，画作虽以色彩为主导，却从未舍弃中国画的笔墨精神。画面中看似随性散落的点苔，其实是画家的巧思。他摒弃繁复线条勾勒，所用线条短促有力，温润内敛，浓淡干湿相生，墨与色和谐交融，既打破大片粉色的单调甜腻，又为春山注入蓬勃生机与清雅韵味，达成无笔墨处见笔墨的超然境界。

画面右下角的题款书法笔力沉稳遒劲、筋骨兼具，笔法率性本真、流畅飘逸。起收转折间自带节奏韵律，藏着丰富的情感与笔墨意趣。刚劲书韵与柔美山色交相呼应，为画作平添清雅隽永的文气。

北宋郭熙在《林泉高致》中提出，山水之妙，贵在可行、可望、可居、可游，其中可居可游更是山水画的精神至高境，是观者挣脱世俗、安放心灵的诗意栖居，是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内核。《咲山》正是对这一古典美学的当代诠释。他描摹的不是一隅春色，那漫山遍野的花，并非特指某一繁花，而是群芳的集合，是万物复苏的欢歌，是生命绽放的诗意写照。他刻画的也非某一座存在于地理上的山峦。《咲山》已然超脱实景实物与地域的局限。这座山，是画家遍历名山大川、潜心写生后，因心成象，心化造境，创造出的“心象之山”。

画家凭浪漫的想象、灵动的笔触，将山河



咲山(国画) 150×150厘米 2026年 李翔

春意、世间美好凝于笔端，一山一石、一花一草皆赋情韵，模糊了人与自然、观者与画作的边界，让观者在绚烂柔和的色彩之间，触摸生命的温度，感受大自然的丰盈美好，实现了情感与精神的深度共鸣，完美诠释了传统美学以心造境、天人合一的核心哲思。

整幅画作无光源设计，却凭借笔墨光韵，色彩浓淡、虚实的微妙变化，捕捉朦胧光影，塑造出通透的空间层次与饱满自然的体积质感。细观画面，粉色晕染的斑驳肌理，似风拂过花瓣轻颤的纹路，亦如暖阳透过林间树叶，洒落的细碎光斑。点点墨苔鲜活灵动，吸着气儿，仿佛下一秒，就能从画中

生长出来，裹挟着泥土甜腥与春日暖意，笑盈盈地扑到你面前。笔墨流转间，此山，此花，此心境，皆随春光徐徐舒展，肆意绽放，尽显自然本真与纯粹。

相较于画家以往创作的军旅题材作品的雄浑刚健，《咲山》褪去金戈铁马的凛然与豪迈，以刚柔并济的笔墨，温润浪漫的色调，解构传统山水的表达边界，尽显山河温柔诗意。画面中那漫山花海，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礼赞；是人历经千帆、洗尽铅华后的返璞归真；更是艺术家立足传统文脉、坚持守正创新的艺术初心，以及扎根生活、呼应时代精神的艺术格局与文化担当。

骏驰云章

中国美术馆



东君(国画) 36.2×48厘米 1954年 傅抱石 中国美术馆藏

傅抱石(1904—1965)，江西新余人。早年自学篆刻与绘画，1933年留学日本东京美术学校，攻读东方美术史与工艺绘画。傅抱石早年深研石涛，而后融合中国写意与传统白描，独创“散锋皴法”，立足于古典文脉，革新近现代中国画，形成了苍茫洒脱、富有诗意的个人风格。

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纸本设色作品《东君》创作于1954年，是傅抱石《九歌》组画中的一件经典力作，也是他中年艺术创作鼎盛时期的一件代表性作品。这幅画取材于屈原《九歌·东君》，描写了上古神话中日神东君驾天马凌空飞驰、追逐东方朝日的盛大场面，把楚辞绚丽意象彰显于笔墨之间。

画面左侧东君身穿青云白霓袍服，手持长弓，腰间悬挂箭镞，马匹前蹄悬空向前，鬃毛飘扬，向着位于画面右下角的旭日疾驰。画中居右之处呈现出漫天霞光，稍远旭日冲破云雾而出，完美诠释了原诗中“暾将出兮东方，照吾槛兮扶桑”的意境，将骏马飞驰、旭日东升的磅礴气势彰显得淋漓尽致。在画作一隅题诗云：“青云袍子白霓裳，手挽长箭射天狼。我拿着雕弓往西降，举起北斗舀酒浆，酒中桂花香。我抓

紧缚头在天上，迷迷茫茫又跑向东方。抱石写东君。”题款旁铃白文“傅抱石印”，画面和谐完整。

这件作品突破了传统神仙人物画的范式，以其独创的抱石皴和散锋用笔写就，人物的衣纹采用长线勾勒，婉转柔美，将衣袍随风飘扬的轻盈之感跃然纸上；天马采用阔笔散锋扫鬃毛纹理，墨色浓淡干湿交叠，把马匹皮毛的蓬松与骨骼的劲健精准再现。远处的云霞则运用泼墨晕染，淡墨打底、浓墨浸染，虚实结合，设色清雅淡然，水墨为主，淡彩相辅，使得画面空灵唯美又不失壮阔。傅抱石在整幅画面中把酣畅的水墨写意与精准的人物造型融汇，并且弱化表达了原诗中低沉的悲情，着重塑造出昂扬向上、追逐光明的东君形象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东君代表着光明与正义，傅抱石把上古东君逐日的神话传说再现于笔端，不仅显示出作者对传统文化的追求与推崇，更是暗合了新中国成立后蓬勃向上的新时代面貌，展现了“笔墨当随时代”的创作追求，成为楚辞题材现代人物画创作里程碑式的作品。（袁洋/文）

古韵新声

愿君金榜题名

■ 张婷



观榜图 局部(国画) 明 仇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金榜题名，从古至今都是考生心里最盼的那件事。传为明代画家仇英的《观榜图》，定格的正是数百年前科举放榜时的忐忑与欢喜。那份心绪起伏，如今正落在每一位奔赴高考的学子身上。

此画是一幅通景长卷，场面大，层次多，构图却丝毫不乱。仇英像一位耐心的说书人，借着河流和建筑的走向，把乡野、观榜、宫门、殿试、后苑等场景一一铺开，娓娓道来明代科举的全景故事。而全画的高潮，毫无悬念地落在皇榜之下。

放榜那天，车马喧闹，人群探榜——正如古诗《放榜日》所写：“喧喧车马欲朝天，人探东堂榜已悬。”京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就是皇榜前。人头攒动，各地的考生挤在一起，几千双眼睛齐刷刷投向那一张黄纸。那是希望，是命运，是十年寒窗的最终答案。

榜下众人是什么表情？仇英画得明明白白。有人在书童的陪同下慢悠悠走来，气定神闲，仿佛早就知道“榜上有名”；有人拼命往前挤，满脸焦灼；有人用手指在空中虚划，寻找着自己的名字。还有一些考生，马还没拴稳就冲进人群，仰着头便找。人群中还有不少爱看热闹的“吃瓜群众”，伸着脖子，比考生还上心。忽然，有人觅得己名，眉眼含笑，与同窗挚友相互道贺。也有人不动声色地环顾周遭，眉宇间带着几分得意。

一纸榜单，写尽了悲欢。金榜题名者意气风发，迫不及待策马启程，欲归乡报喜；落榜之人低着头，神色落寞怅然，在友人的搀扶下缓缓离场……画家笔法克制细腻，不刻意夸张造作，仅凭人物细微的神态、身姿与动态，便写尽放榜时刻的紧张、欣喜与失意。

值得一提的是画中的建筑刻画，精工入微。沿画面纵深错落排布华表、琉璃瓦城楼、各式门楼与棂星门，连绵廊庑衔接宏伟殿宇，整体遵循宫廷建制，布局规整、刻画缜密。同时，画中还绘有大象、孔雀等瑞兽，灵动别致，为庄重的宫苑景致增添了盎然生机。全卷设色浓淡相宜，于富丽工整间暗含清雅古韵。

学界对此作真伪历来多有讨论。有专家指出，仇英一生居于吴越之地，从未亲至京城目睹皇城科考盛况，推测是画家参考宋元古画与史料文献构思而成。虽非实景写生，但画作写实细腻、细节考究，完整还原了明代科举放榜的鲜活场景，是极具价值的视觉史料。

《观榜图》最动人之处，在于它平视众生、不褒不贬，真实记录了普通人的期许与遗憾、拼搏与起落。

又是一年高考时。回望这幅古卷，千年赶考路的坚守与不易，尽在其中。每一份全力以赴，都不会被辜负。愿今天的少年们，不负朝夕，不负耕耘，在属于自己的青春赛场上，满载荣光而归。



观榜图 局部(国画) 明 仇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